



广信文化丛书

牟子传略·理惑论译注

李护暖 著



封开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

牟子传略·理惑论译注

李护暖 著

工本费：5.00 元

封开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

序

梁志强

广信文化是岭南文化的源头,不仅体现在岭南政治、军事、经济以及区域等古代历史实体中,而且已汇入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,包容在南北文化和外来文化交融、传播、渗透的生命力里,产生着从古至今的影响力。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,体现着广信文化;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,也体现着广信文化;广府民系的形成、两广的划分,可以发现广信文化;人文渊薮及其思想、观念、情感和行为方式,也可以发现广信文化的历史影响。

既然有那么丰富、深厚、多姿多彩的广信文化,我们何尝不希望有更多的人能欣赏它、思考它、汲取它。因此,我们编辑这套“广信文化丛书”。

《牟子传略·理惑论译注》是这套丛书的一种。

在我国历史上,佛学的中国化历程,是从《牟子理惑论》开始的。牟子是2世纪封开(广信)人,在东汉末年首次用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学说阐释佛教理论,实现了佛教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沟通,具有里程碑的意义,他堪称中国弘扬佛教第一人。

今肇庆文化人李护暖老师所撰的《牟子传略·理惑论译注》,是一本了解“佛”的启蒙读物,对《理惑论》作了语译和必要的注解,语言通俗易懂,深入浅出,字里行间都深含着隽永的广信文化品味。

是为序。

目 录

序

..... 梁志强

牟子传略

..... 1

理惑论原文

..... 4

理惑论译文

..... 19



牟子传略

牟子，名不详。南朝梁时僧佑所编《弘明集》收入牟子《理惑论》，题作者为牟融，又注云“一云苍梧太守牟子博传”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亦注《牟子二卷》为“后汉太尉牟融撰”。史书载牟融字子优，安丘（今山东安丘县）人，东汉时官至司空、太尉。后来学者一般认为牟融与牟子不是同一人。牟子为东汉末年苍梧郡广信县（今广东省封开县）人。其具体生卒年亦无记载，本文只可以联系其他史料，推出约略的年份。其生年约在公元166年（东汉延熹八年）左右。据《理惑论》，牟子26岁结束在交趾郡避难的生活，回到已恢复安定的苍梧结婚。这时是交趾刺史朱符任职的时候（其任职时间为公元187—197年，即东汉中平四年至建安二年），约取这段时间的中点，作为牟子回广信的年份，可能的误差为最小，即是公元192年左右。其时牟子26岁，以此前推26年，则其出生约在公元166年。据《佛教文化年表》，牟子约在公元230年（三国吴黄龙二年）完成《理惑论》的写作，可知公元230年仍然在世，其卒年在

公元 230 年之后,其时牟子至少已 60 余岁。

牟子自幼研习儒家经典,以及先秦诸子,特别是老子、庄子的著作。也读神仙辟谷之类的书,还曾做过辟谷的实践,后因无效而放弃。东汉末世,天下纷乱。牟子伴随母亲南逃交趾郡(今越南北部)。至约公元 191 年(献帝初平二年),苍梧广信略为安定,牟子返回广信,娶妻成家。这时年届 26 岁。

这个时候,北方不少人都避乱南来,聚集在广信一带,一时人才荟萃,其中多有学者,也有道家术士。他们时常交流学术,或互相辩论。牟子以博学、善辩著名,常引用五经,答辩如流,道术之士都无法与之辩驳。苍梧太守听闻牟子博学多才,特地登门拜会他,请他到郡署任职。牟子只想趁着年轻,精求学问,而且眼见兵荒马乱,对从政也没有什么兴趣,因此就没有答应。当时,各州郡之间互相猜疑,各自封锁,道路难通。太守又请牟子往荆州代为疏通关系。牟子觉得,官职和荣誉可以推辞,但太守有困难求助,就只好推辞了。于是整装待发。但这时交趾刺史(相当于稍后的交州牧,州的最高行政长官)朱符也闻牟子之名,给他特殊的待遇,牟子因此不能成行。但他仍然无心从政,只是装病度日。公元 194 年,朱符的弟弟、豫章太守朱皓被中郎将(据《理惑论》。《后汉书》载其职为下邳相,即东汉诸侯国下邳的行政长官,其职位相当于郡太守)笮融所杀。朱符要为弟报仇,计划派遣骑都尉刘彦带兵攻打笮融。同样碍于道路阻隔,朱符又请牟子帮忙,说:“只有像你这样文武兼备,善于应对的人,才能疏通道路,帮我报仇雪恨。请你随军前往零陵、桂阳,你能答应我吗?”牟子说:“我得到你的照顾已经很长时间了,知遇之恩,理应图报,我愿意效力。”牟子正准备出发,却又遭逢母亲去世,要尽孝道,随军之事又只好作罢。

这样过了很久。牟子想起自己因为能言善辩,被官府看重,并屡次以事相托。而时势又如此纷乱,并不是自己寻求显达的时候。于是叹息说:“老子绝圣弃智,修身保真,世上万物纷扰都不能改

变他的信念，天下变化万端都不能改变他的快乐。天子不能任命他为朝臣，诸侯不能和他亲近结交，这才是最可贵的处世之道啊。”于是牟子更加集中精力研究学问，特别钻研佛经，兼研究老子道德经。

牟子研究佛学，并非偶然。佛教开始传入中国的时间，虽然有多种说法，但是佛家所公认的时间，正是牟子所处的东汉时期。公元67年（汉明帝永平十年），朝廷遣使者往天竺（今印度）访求佛道。天竺僧人以白马驮佛教《四十二章经》以及佛像到洛阳。公元68年（永平十一年）在洛阳建立佛教建筑白马寺，天竺僧人绘制《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图》、《首楞严二十五观图》于白马寺保福院。公元147年（建和一年），大月氏僧人支谶到洛阳传佛教，随后译出《首楞严经》等著作，于是佛教大乘理论开始系统传入中国。紧接着公元148年，安息国僧人安世高在洛阳弘法，译出《人本欲生论》等小乘佛教典籍，小乘佛教也于此系统传入中国。公元184—189年，上文所述的中郎将笮融在徐州、广陵（今扬州）一带大兴佛寺，铸铜佛，信徒数万。此时佛教开始流行民间。牟子因此有机会接触佛教理论，并引起浓厚兴趣。他以对中国儒家理论和老庄之学的深刻认识，创造性地将佛教理论融入中国儒、道理论之中，约在公元230年（三国吴黄龙二年），完成《理惑论》。这是第一部中国人所著的佛教著作，同时也是首次主张儒、道、佛相一致的著作。可以说，《理惑论》是中国儒、道、佛合一的始创者和源头。如果把秦始皇时有沙门活动的记载算在一起，佛教在中国延续二千多年，而且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十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与中国文化的紧密融合，植根于中国文化之中。在这一点上，牟子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。

理惑论

(原文)

牟子既修经传诸子，书无大小，靡不好之。虽不乐兵法，然犹读焉。虽读神仙不死之书，抑而不信，以为虚诞。是时灵帝崩后，天下扰乱，独交州差安。北方异人，咸来在焉，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，时人多有学者。牟子常以五经难之，道家术士，莫敢对焉。比之孟轲距杨朱、墨翟。^①先是时，牟子将母避世交趾，年二十六归苍梧娶妻。太守闻其守学，谒请署吏。时年方盛，志精于学，又见世乱，无仕宦意，竟遂不就。是时诸州郡相疑，隔塞不通，太守以其博学多识，使致敬荆州。牟子以为荣爵易让，使命难辞，遂严当行。会被州牧^②优文处士辟之，复称疾不起。牧弟为豫章太守，为中郎将笮融所杀。时牧遣都尉刘彦将兵赴之，恐外界相疑，兵不得进。牧乃请牟子曰：“弟为逆贼所害，骨肉之痛，愤发肝心。当遣刘都尉行，恐外界疑难，行人不通。君文武兼备，有专对才，今欲相屈之零陵、桂阳，假途于通路，何如？”牟子曰：“被秣伏枥，见遇日久，烈士忘身，期必骋效。”遂严当发。会其母卒亡，遂不果行。久之，退念以辩达之故，辄见使命，方世扰攘，非显己之秋也。乃叹曰：“老子绝圣弃智，修身保真，万物不干其志，天下不易其乐，天子不得臣，诸侯不得友，故可贵也。于是锐志于佛道，兼研老子五千文。含玄妙为酒浆，翫五经为琴簧。世俗之徒多非之者，以为背五经而向异道。欲争则非道，欲默则不能，遂以笔墨之间，略引圣贤之言证解之，名曰《牟子理惑》云。

或问曰：佛从何出生？宁有先祖或国邑不？皆何施行，状何类乎？牟子曰：富哉问也，请以不敏，略说其要。盖闻佛化之为状也，积累道德数千亿载，不可纪记。然临得佛时，生于天竺，假形于白净王夫人，昼寝梦乘白象，身有六牙，欣然悦之，遂感而孕。以四月八日，从母右胁而生，堕地行七步，举右手曰：“天上天下靡有逾我者也。”时天地大动，宫中皆明。其日王家青衣复产一儿，厩中白马亦乳白驹。奴字车匿，马曰犍陟，王常使随太子。太子有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，身長丈六，体皆金色，顶有肉髻，颊车如师子，舌自覆面，手把千辐轮，顶光照万里。此略说其相。年十七，王为纳妃，邻国女也。太子坐则迁座，寝则异床。天道孔明，阴阳而通。遂怀一男，六年乃生。父王珍伟太子，为兴宫观，妓女宝玩，并列于前。太子不贪世乐，意存道德。年十九，二月八日夜半，呼车匿，勒犍陟跨之，鬼神扶举，飞而出宫。明日廓然，不知所在。王及吏民莫不嘘唏，追之及田。王曰：“未有尔时，祷请神祇。今既有尔，如玉如珪，当续禄位，而去何为？”太子曰：“万物无常，有存当亡。今欲学道，度脱十方。”王知其弥坚，遂起而还。太子径去，思道六年，遂成佛焉。所以孟夏之月生者，不寒不热，草木华英，释狐裘，衣絺绤，中吕之时也。所以生天竺者，天地之中，处其中和也。所著经凡有十二部，合八亿四千万卷。其大卷万言已下，小卷千言已上。佛教授天下，度脱人民，因以二月十五日泥洹而去。其经戒续存，履能行之，亦得无为，福流后世。持五戒者，一月六斋。斋之日，专心壹意，悔过自新。沙门持二百五十戒，日日斋，其戒非优婆塞所得闻也。威仪进退，与古之典礼无异。终日竟夜，讲道诵经，不预世事。老子曰：“孔德之容，唯道是从。”其斯之谓也。

问曰：何以正言佛，佛为何谓乎？牟子曰：佛者，谥号也。犹名三皇神，五帝圣也。佛乃道德之元祖，神明之宗绪。佛之

言觉也，恍惚变化，分身散体，或存或亡，能小能大，能圆能方，能老能少，能隐能彰，蹈火不烧，在祸无殃，欲行则飞，坐则扬光，故号其佛也。

问曰：何谓之为道，道何类也？牟子曰：道之言导也，导人至于无为。牵之无前，引之无后，举之无上，抑之无下，视之无形，听之无声，四表为大，絜緼其外，毫厘为细，间关其内，故谓之道。

问曰：孔子以五经为道教，可拱而诵，履而行。今子说道，虚无恍惚，不见其意，不指其事，何与圣人言异乎？牟子曰：不可以所习为重，所希为轻，惑于外类，失于中情。立事不失道德，犹调弦不失宫商。天道法四时，人道法五常。老子曰：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”，“可以为天下母，吾不知其名，强字之曰道。”道之为物，居家可以事亲，宰国可以治民，独立可以治身，履而行之，充乎天地，废而不用，消而不离。子不解之，何异之有乎。

问曰：夫至实不华，至辞不饰。言约而至者丽，事寡而达者明。故珠玉少而贵，瓦砾多而贱。圣人制七经之本，^③不过三万言，众事备焉。今佛经卷以万计，言以亿数，非一人力所能堪也，仆以为烦而不要矣。牟子曰：江海所以异于行潦者，以其深广也。五岳所以别于丘陵者，以其高大也。若高不绝山阜，跛羊凌其巔；深不绝涓流，孺子浴其渊。麒麟不处苑囿之中；吞舟之鱼，不游数仞之溪。剖三寸之蚌，求明月之珠，探枳棘之巢，求凤



凰之雏，必难获也。何者，小不能容大也。佛经前说亿载之事，却道万世之要，太素未起，太始未生，乾坤肇兴，其微不可握，其纤不可入。佛悉弥纶其广大之外，剖析其寂窈妙之内，靡不纪之，故其经卷以万计，言以亿数，多多益具，众众益富，何不要之有。虽非一人所堪，譬若临河饮水，饱而自足，焉知其余哉。

问曰：佛经众多，欲得其要，而弃其余；直说其实，而除其华。牟子曰：否。夫日月俱明，各有所照。二十八宿，各有所主。百药并生，各有所愈。狐裘备寒，絺绤御暑。舟舆异路，俱致行旅。孔子不以五经之备，复作春秋、孝经者，欲博道术，恣人意耳。佛经虽多，其归为一也，犹七典虽异，其贵道德仁义亦一也。孝所以说多者，随人行而与之。若子张、子游同问一孝，而仲尼答之各异，攻其短也。何弃之有哉。

问曰：佛道至尊至大，尧、舜、周、孔曷不修之乎？七经之中，不见其辞。子既耽诗书，悦礼乐，奚为复好佛道、喜异术？岂能逾经传，美圣业哉。窃为吾子不取也。牟子曰：书不必孔丘之言，药不必扁鹊之方，合义者从，愈病者良。君子博取众善以辅其身。子贡云：“夫子何常师之有乎。”尧事尹寿，舜事务成，旦学吕望，丘学老聃，亦俱不见于七经也。四师虽圣，比之于佛，犹白鹿之与麒麟，燕鸟之与凤凰也。尧、舜、周、孔且犹学之，况佛身相好变化，神力无方，焉能舍而不学乎。五经事义，或有所阙，佛不见记，何足怪疑哉。

问曰：云佛有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，何其异于人之甚也？殆富耳之语，非实之云也。牟子曰：谚云：少所见，多所怪。睹駝駝言马肿背。尧眉八彩，舜目重瞳子，皋陶马喙，文王四乳，禹耳三漏，周公背偻，伏羲隆鼻，仲尼反颡，老子日角月玄，鼻有双柱，手把十文，足蹈二五，^④此非异于人乎？佛之相好，奚足疑哉。

问曰：《孝经》言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。曾子临没，“启予手，启予足”。今沙门剃头，何其遗圣人之语，不合孝子之道也。吾子常好论是非，平曲直，而反善之乎？牟子曰：夫讪圣贤不仁，平不中不智也。不仁不智，何以树德？德将不树，顽嚚之俦也。论何容易乎。昔日齐人渡江，其父堕水，其子攘臂摔头颠倒，不孝莫大，然以全父之身；若拱手修孝子之常，父命绝于水矣。孔子曰：可与适道，未可与权，所谓时宜施者也。且《孝经》曰：先王有至德要道，而泰伯短发文身，自从吴越之俗，违于身体发肤之义。然孔子称之“其可谓至德矣”，仲尼不以其短发毁之也。由是而观，苟有大德，不拘于小。沙门捐家财，弃妻子，不听音，不视色，可谓让之至也，何违圣语不合孝乎。豫让吞炭漆身，聂政刻面自刑，伯姬蹈火，高行截容，君子以为勇而有义，不闻讥其自毁没也。沙门剃除须发，而比之于四人，不已远乎。

问曰：夫福莫逾于继嗣，不孝莫过于无后。沙门弃妻子，^⑤损财货，或终身不娶，何其违福孝之行也。自苦而无奇，自拯而无异矣。牟子曰：夫长左者必短右，大前者必狭后。公孙绰为赵魏老则优，不可以为滕薛大夫。妻子财物，世之余也；清躬无为，道之妙也。老子曰：“名与身孰亲，身与货孰多？”又曰：“观三代之遗风，览夫儒墨之道术，诵诗书，修礼节，崇仁义，视清洁，乡人传业，名誉洋溢，此中士所施行，恬淡者所不恤。故前有隋珠，后有虓虎，见之走而不敢取，何也？先其命而后其利也。”许由栖巢木，夷齐饿首阳，孔圣称其贤，曰：“求仁得仁者也。”不闻讥其无后无货也。沙门修道德以易游世之乐，反淑贤以贸妻子之欢，是不为奇，孰与为奇，是不为异，孰与为异哉。

问曰：黄帝垂衣裳，制服饰，箕子陈《洪范》，貌为五事首。孔子作《孝经》，服为三德始。又曰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视。



原宪虽贫，不离华冠。子路遇难，不忘结缨。今沙门剃头发，披赤布，见人无跪起之礼，威仪无盘旋之容止，何其违貌服之制，乖缙绅之饰也。牟子曰：老子云：“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

以无德。”三皇之时，食肉衣皮，巢居穴处，以崇质朴，岂复须章黼之冠、曲裘之饰哉。然其人称有德而敦庞，允信而无为。沙门之行，有似之矣。或曰：如子之言，则黄帝、尧、舜、周、孔之俦，弃而不足法也。牟子曰：夫见博则不迷，听聪则不惑。尧、舜、周、孔，修世事也；佛与老子，无为志也。仲尼栖栖七十余国；许由闻禅，洗耳于渊。君子之道，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，不溢其情，不淫其性，故其道为贵，在乎所用，何弃之有乎。

问曰：佛道言人死当复更生，仆不信此言之审也。牟子曰：人临死，其家上屋呼之。死已，复呼谁？或曰：呼其魂魄。牟子曰：神还则生，不还，神何之乎？曰：成鬼神。牟子曰：是也。魂神固不灭矣，但身自朽烂耳。身譬如五谷之根叶，魂神如五谷之种实；根叶生必当死，种实岂有终亡，得道身灭耳。老子曰：“吾所以有大患，以吾有身也。若吾无身，吾有何患。”又曰：“功成名遂身退，天之道也。”或曰：为道亦死，不为道亦死，有何异乎？牟子曰：所谓无一日之善，而问终身之誉者也。有道虽死，神归福堂；为恶既死，神当其殃。愚夫闇于成事，贤智预于未萌。道与不道，如金比草，善之与福，如白方黑。焉得不异，而言何异乎。

问曰：孔子云：“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。未知生，焉知

死。”此圣人之所纪也。今佛家辄说生死之事，鬼神之务，此殆非圣哲之语也。夫履道者，当虚无澹泊，归志质朴，何为乃道生死以乱志，说鬼神之余事乎？牟子曰：若子之言，所谓见外未识内者也。孔子疾子路不问本末，以此抑之耳。《孝经》曰：“为之宗庙，以鬼享之，春秋祭祀，以时思之。”又曰：“生事爱敬，死事哀感。”岂不教人事鬼神、知生死哉。周公为武王请命曰：“旦多才多艺，能事鬼神。”夫何为也？佛经所说生死之趣，非此类乎。老子曰：“既知其子，复守其母，没身不殆。”又曰：“用其光，复其明，无遗身殃。”此道生死之所趣，吉凶之所住。至道之要，实贵寂寞。佛家岂好言乎，来问不得不对耳。钟鼓岂有自鸣者，桴加而有声矣。

问曰：孔子曰：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亡也。^⑥孟子讥陈相更学许行之术，曰：“吾闻用夏变夷，未闻用夷变夏者也。”吾子弱冠学尧、舜、周、孔之道，而今舍之，更学夷狄之术，不已惑乎。牟子曰：此吾未解大道时之余语耳。若子可谓见礼制之华，而闇道德之实；窥炬烛之明，未睹天庭之日也。孔子所言，矫世法矣。孟轲所云，疾专一耳。昔孔子欲居九夷，曰：“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。”及仲尼不容于鲁卫，孟轲不用于齐梁，岂复仕于夷狄乎。禹出西羌而圣哲，瞽叟生舜而顽嚚，由余产狄国而霸秦，管蔡自河洛而流言。传曰：“北辰之星，在天之中，在人之北。”以此观之，汉地未必为天中也。佛经所说，上下周极含血之类，物皆属佛焉。是以吾复尊而学之，何为当舍尧、舜、周、孔之道。金玉不相伤，精魄不相妨。谓人为惑，时自惑乎。

问曰：盖以父之财乞路人，不可谓惠。二亲尚存，杀己代人，不可谓仁。今佛经云：“太子须大拏，以父之财，施与远人，国之宝象，以赐怨家，妻子与^⑦与他人。”不敬其亲，而敬他人者，谓之悖礼；不爱其亲，而爱他人者，谓之悖德。须大

孝不孝不仁，而佛家尊之，岂不异哉。牟子曰：五经之义，立嫡以长。太王见昌之志，转季为嫡，遂成周业，以致太平。娶妻之义，必告父母。舜不告而娶，以成大伦。贞士须聘请，贤臣待征召。伊尹负鼎于汤，宁戚叩角要齐，汤以致王，齐以致霸。礼，男女不亲授，嫂溺则援之以手，权其急也。苟见其大，不拘于小，大人岂拘常也。须大孝睹世之无常，财货非己宝，故恣意布施，以成大道。父国受其祚，怨家不得入，至于成佛，父母兄弟皆得度世。是不为孝，是不为仁，孰为仁孝哉。

问曰：佛道崇无为，乐施与，持戒兢兢，如临深渊者。今沙门耽好酒浆，或蓄妻子，取贱卖贵，专行诈给，此乃世之伪，而佛道谓之无为耶？牟子曰：工（公）施能与人斧斤绳墨，而不能使人巧；圣人能授人道，不能使人履而行之也。皋陶能罪盗人，不能使贪夫为夷齐；五刑能诛无状，不能使恶人为曾、闵。尧不能化丹朱，周公不能训管、蔡，岂唐教之不著，周道之不备哉。然无如恶人何也。譬之世人学通七经，而迷于财色，可谓六艺之邪淫乎。河伯虽神，不能溺陆地人；飘风虽疾，不能使湛水扬尘。当患人不能行，岂可谓佛道有恶乎。

问曰：孔子称：“奢则不逊，俭则固，与其不逊也，宁固。”叔孙曰：“俭者德之恭，侈者恶之大也。”今佛家以空财布施为名，尽货与人为贵，岂有福哉。牟子曰：彼一时也，此一时也。仲尼之言，疾奢而无礼，叔孙之论，刺严公之刻楹，非禁布施也。舜耕历山，恩不及州里，太公屠牛，惠不逮妻子，及其见用，恩流八荒，惠施四海。饶财多货，贵其能与，贫困屡空，贵其履道。许由不贪四海，伯夷不甘其国，虞卿捐万户之封，救穷人之急，各其志也。僖负羁以壹壶之惠，全其所居之间。宣孟以一饭之故，活其不赀之躯。阴施出于不意，阳报皎如白日。况倾家财，发善意，其功德巍巍如嵩、泰，悠悠如江海矣。怀善者应之以祚，挟恶者报之以殃，未有种稻而得麦，施祸而获福者也。

问曰：夫事莫过于诚，说莫过于实。老子除华饰之辞，崇质朴之语。佛经说不指其事，徒广取譬喻。譬喻非道之要，合异为同，非事之妙。虽辞多语博，犹玉屑一车，不以为宝矣。牟子曰：事尝共见者，可说以实。一人见，一人不见者，难与诚言也。昔人未见麟，问尝见者：“麟何类乎？”见者曰：“麟如麟也。”问者曰：“若吾尝见麟，则不问子矣。而云麟如麟，宁可解哉。”见者曰：“麟，麀（麀）身，牛尾，鹿蹄，马背。”问者霍解。孔子曰：“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。”老子云：“天地之间，其如橐籥乎。”又曰：“譬道于天下，犹川谷与江海。”岂复华饰乎。《论语》曰：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。”引天以比人也。子夏曰：譬之草木，区以别之矣。《诗》之三百，牵物合类，自诸子讖纬，圣人秘要，莫不引譬取喻，子独恶佛说经牵譬喻耶。

问曰：人之处世，莫不好富贵而恶贫贱，乐安逸而惮劳倦。黄帝养性，以五肴为上。孔子云：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。”今沙门披赤布，日一食，闭六情，自毕于世。若兹，何聊之有？牟子曰：富与贵是人所欲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贫与贱是人所恶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《老子》曰：“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聋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，难得之货令人行妨，圣人为腹不为目。”此言岂虚哉。柳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易其行，段干木不以其身易魏文之富。许由、巢父栖木而居，自谓安于帝宇；夷、齐饿于首阳，自谓饱于文、武。盖各得其志而已，何不聊之有乎。

问曰：若佛经深妙靡丽，子胡不谈之于朝廷，论之于君父，修之于闺门，接之于朋友，何复学经传诸子乎？牟子曰：子未达其源，而问其流也。夫陈俎豆于垒门，建旌旗于朝堂，衣狐裘以当蓑宾，披絺绤以御黄钟，非不丽也，乖其处，非其时也。故持孔子之术入商鞅之门，赍孟轲之说诣苏张之庭，功无分寸，

过有丈尺矣。老子曰：“上士闻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闻道，若存若亡；下士闻道，大而笑之。”吾惧大笑，故不为谈也。渴不必待江河而饮，井泉之水何所不饱，是以复治经传矣。

问曰：汉地始闻佛道，其所从出耶？牟子曰：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，身有日光，飞在殿前，欣然悦之。明日，博问群臣：“此为何神？”有通人傅毅曰：“臣闻天竺有得道者，号之曰佛，飞行虚空，身有日光，殆将其神也。”于是上悟，遣使者张骞、羽林郎中秦景、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，于大月支（氏）写佛经四十二章，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。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，于其壁画千乘万骑，绕塔三匝，又于南宫清凉台，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。明帝存时，预修造寿陵，陵曰显节，亦于其上作佛图象。时国丰民宁，远夷慕义，学者由此而滋。

问曰：老子云：“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”又曰：“大辩若讷，大巧若拙。”“君子耻言过行。”设沙门有至道，奚不坐而行之，何复谈是非，论曲直乎。仆以为此德行之贱也。牟子曰：来春当大饥，今秋不食，黄钟应寒，蓂莢重裘，^⑧备预虽早，不免于愚。老子所云，谓得道者耳，未得道者何知之有乎。大道一言而天下悦，岂非大辩乎。老子不云乎：“功遂身退，天之道也。”身既退矣，又何言哉。今之沙门，未及得道，何得不言。老氏亦犹言也。如其无言，五千何述焉。若知而不言，可也。既不能知，又不能言，愚人也。故能言不能行，国之师也；能行不能言，国之用也；能行能言，国之宝也。三品各有所施，何德之贱乎。唯不能言，又不能行，是谓贱也。

问曰：如子之言，徒当学辩达，修言论，岂复治情性，履道德乎？牟子曰：何难悟之甚乎。夫言语谈论，各有时也。璩瑗曰：“国有道则直，国无道则卷而怀之。”宁武子曰：“国有道则智，国无道则愚。”孔子曰：“可与言而不与言，失人；不可与言而与言，失言。”故智愚自有时，谈论各有意，何为当言